

中/国/神/话

中国神话

● 王延辉 著
明天出版社



ZHONG GUO SHEN HUA

中国神话

王延辉 著

明天出版社

1993年·济南

鲁新登字06号

中国神话

王 延 辉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875印张 2插图 214千字

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5332—0617—7
1.89 定价：6.95元

謙益

于仲德先生指正

王延鏞

一九四二年

谈不沦为匠

(代序)

张 炜

王延辉曾发了一部中篇，叫《中国神话》。我将他近期的小说与过去小说集里的作品作了比较，发现也许以这部中篇为标志，他的创作有了令人注目的变化。他的近期作品，也包括在晚报上发的那些散文，比较起过去的创作有了明显的、重要的改变。当然这期间也有个渐进的过程，但最终完成了一次蜕变。这些作品越来越关心重大和庄严的主题。虽然他过去也写过这些，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准确。从这些作品中，我们隐约听到了一个人的决绝之声。这部中篇令我感动的是，主人公在几年前的痛苦并未过时，这会儿看上去简直就是为今天写的。在“碱水”和“盐水”的交错冲刷下，一个智者所产生的就是作品表达出的那种痛苦和悲凉。几年前我看过手稿，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感觉。这说明了我的迟钝和浅俗。一个作品只要写得有价值，写得好，就会伴随着时间而成长。读者在慢慢改变着什么，作品自身也在生成新的东西——这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不过它的奇妙也就在这里。西方面同时都在改变和移动，在某个交汇点上碰撞一下，奇特的效果倏然生成。我当时看那部中篇和现在得出的结论就不完全一样，甚至差距很大。作者第一次这么沉重地写出了一个人绝望的人。严格地讲，他不仅是写了艺术家，他仅仅写了一种声音，一个灵魂的沉吟。这种高贵的

灵魂在任何时代里都有，它不会泯灭，虽然历经坎坷，饱受摧折。我常听阿炳的《二泉映月》。我甚至想像它也是为我们这个时代里高贵的灵魂而作的。它写了“绝望之后”，而不仅仅是写“绝望”。它在写“绝望之后”的“第二次选择”。阿炳眼睛看不见，但心气高远。我从曲子中感受着他当时的悲悯心情，在他没有希望的情况下想些什么，内心里怎样挣扎——他没有低下自己的额头。中外艺术中很多优秀的东西某些主题都与此曲吻合。这大概是艺术中最了不起的部分之一。一个作者接近了这样庄严的命题，往往就考验了自己的意志力。王延辉的小说，包括作品集里的那些，常常能够很匀称地写出情感层次，文笔上很灵动。由于写得很机灵很轻巧，就显得玲珑。比如他最先把不用标点的语言引进来，让所谓的意识“流动”。他起码注意了技术上的深刻性，这在外省看是一回事，在齐鲁大地又是一回事。但他过去的小说偶尔也有一种琐碎感，这不完全是语言造成的，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明显的是激情不够。他不能把一个作品中几个最重要的部分牢牢抓住，就像用钳子拧住一样，然后再放到滚滚心海里冲撞磨擦，让它们变得发烫、闪亮、灼热烤人。这些部分如果特别亮，迷人炫目。那么旁边的缺陷就隐去了。好的艺术，无论是音乐、舞蹈、诗歌，还是小说，只要本质上是属于诗的东西，就一定有那么几个部分磨得闪闪有光。激情源于生命中的巨大冲动——疯癫，痴狂，所向披靡，这样一种冲动，好的艺术极可能有残缺。但作者狠力抓住了他最感兴趣的东西，并尽一切力量将其弄好。什么时候能学会抓住要害，其它不足就可以化解。弱点和缺点要被闪闪发光的东西淹没、顶住。人的眼睛看不到强光附近的粗糙……要深深地沉入人生和艺术——我们讲正义，讲道德，这

一切都不是抽象的，它在生活中非常具体。面临具体的东西要有勇气。缺乏了这个勇气就说明生命活力不够，就不会有烧尽一切的激情之火。有了它，其余的就容易做到了，一些弱点就可以原谅了。他后来的作品眼看着好起来，关心的东西在逐渐增大，开始接近一代又一代最优秀的人所思想的问题。“绝望”的发现已经非常古老，但每个时代人们都会重新“发现”一次。西方的知识分子发现了它，中国也发现了它。在现代主义运动中，从海明威到索尔·贝娄，再到厄普代克的兔子系列、来兰·昆德拉，都“发现”了它。《二泉映月》既“发现”了，又走入了极其简单、和谐与单纯，所以在艺术上有了更大的辐射性、多解性和深不可测。“发现”之后容易走入颓废和无聊，而阿炳在“绝望”之后又研究了自己那一瞬间的激情。我们似乎听到他在设问：这种激情能够支撑一个人走多远？最后是一阵沉吟、徘徊。一个人能否把那种默默的、无法忍受的全部痛苦像磨粮食一样一点点揉碎？生活无望而继续，这就是生活。一个作者养成了一颗决绝之心，大概也就长大了。生活之中有很多东西不是书本的，而是现实的，需要用行动写入书本。增加投入生活的勇气，关键时刻英雄们舍下了肉身。这是自古面来的一种体验，艺术不能舍弃、不能超越……从这点上讲，我对作者以前的作品有个最不喜欢的东西：伤感。我多多少少排斥艺术的伤感。伤感往往是有些作家的拿手好戏。现在一个深刻的人还来得及伤感吗？《中国神话》慢慢把伤感扔掉了，开始走入了悲怆，不矫情，有大怜悯；开始接触了底层的东面：苦难。过去写得太潇洒，但潇洒往往是一些小手段、小情绪。文学上，潇洒大概不救人。作品里开始出现了一种源于土地和命脉的自傲之气。如果再不出现，小说就真的不能写了。“四十

三过眼关”，这是个生理学医学问题，也是个哲学问题。人不到四十三左右不行，那种痛苦和深刻有着别一种色彩。到了四十三要重新换一个角度了，不到了这个年纪，大概很难拿出那种不悔之作。现在的冲击来自一个陌生的方向——对于中国作家而言好像是这样，其实完全不是。它只是变得更大更严酷。很多东西毫不客气地罗列在作家和读者面前，是了不起的一个事变。我们非常有幸与不幸地遭遇了这个时代。大家都到了从头思考和重新选择的时候了。很残酷，也很了不起，就是逼着一个人正面回答生活中的大问题。如果有力量、有能力回答的话，他就生存了；如果不能，就回到那个“等而下之”。这是一个期望着好艺术的时代。这个时代对有些人是残酷的，对我们也一样。但除了残酷还有幸运。一个软弱的生命无法面对这种冲撞和磨砺，只有失败和退缩。如果是一个绷紧了心弦的人，是一个有自尊和自信的人，那么这种冲潮只能使之变得更纯洁。一个人到了抓住自己历史的时候了。有好多人都谈到艺术的那种“渺小的力量”，说明他忘记了艺术与人心关系。所谓“重大”和“巨大”的某些事物，只是文化的衍生物。有时谈论“最重大的”，其实恰恰是在谈论皮毛。退一步讲，一个人如果以为自己的声音是坚定的、有意义的，就不要嫌它弱小。他做的只该是坚持这种声音，因为它对于这个时代是绝对重要的。讲到知识分子的寂寞，我看还远远不够，或许还没回到那个真正的寂寞。艺术家的职业看上去毕竟还是外向的，无论如何还是接近人的。何必担心。所以一系列的问题，现实的，世俗的，艺术的，历史的，好多好多问题都汇集到我们面前了。人真的要正面回答走什么道路了。人要有信仰，无论是人生还是艺术都要祈求于信仰。我希望作者能从现代主义的外部色彩逐

渐走入它的核心。任何真正的现代主义的东西决不会仅仅局限在文化范畴内……作者的生活储藏不是很厚，也没经受什么苦难磨砺，为什么写出了一些新意迭出的小说？他跳过舞，那是一种形体艺术，服从音乐。音乐会大大开拓艺术思维。他还搞过民间文学集成，民间文学最有生命力，因为它是由无数的生命创造的。一个好的艺术家相当于一台接受能力相当强、特别灵敏的收音机。每个人都是一台收音机，都有根接收“碳棒”。有人天生就是一台很敏感的、非常能够接受外部声音的收音机。作者天生是个多愁善感和细心的、忏悔的人，他羞怯而自知。既然这样，他不可能不关注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人通常都关心的问题，不能不关切人类。但他不一定非去写生态、人和自然不可，在字里行间，在文章的底色上，在一切方面，都可以渗透一种说不清的、无所不在的、奇奇怪怪的忧郁，应收尽天籁。在这个时代，名副其实的作家比三足青蛙都少。职业写作者关心的永远是可把玩的东西，走入把玩其实就是走入了通俗，也走入了庙堂。我认为一个作家首先应该有一颗作家——诗人的心灵，而不是匠人或专门家的心灵。区别作家与匠人的重要指标就是心灵的性质。如果不关心巨大的事物，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不试图晓悟命运中的一份神秘，就不可能是个作家。纯粹搞技术的有时很难过心灵之关。不要使自己沦为匠，我希望延辉成为一个作家，而不要成为一个职业写作者。

目 录

谈不沦为匠（代序·张炜）……………（1）

中国神话……………（1）

温柔的时刻……………（98）

冬来雪有无……………（115）

褐色的梦……………（120）

永远的夏夜……………（125）

小说四题……………（130）

生活一种……………（140）

梦中辉煌

——《天下回回》之一……………（153）

天伦之痛

——《天下回回》之二……………（163）

小火龙

——《天下回回》之三……………（176）

出幼

——《天下回回》之四……………（188）

来了，哥

——《天下回回》之五.....	(202)
躁动的未来	
——《天下回回》之六.....	(207)
罪愆	
——《天下回回》之七.....	(218)
黄沙黄土	
——《天下回回》之八.....	(230)
空当儿.....	(246)
参悟无常(后记).....	(302)

中国神话

第一章

大幕开启的时候，整个舞台一片漆黑。但是若有若无的音乐却使你觉得这黑暗正在酝酿着什么，创造着什么。你坐在看池里，一种说不出的遥远神秘又令人激动不安的情绪慢慢攫住了你，并逐渐往你的血液里渗入。很好！你在心里说。音乐写得很好，完全符合我的意图。你想着，一动不敢动，生怕吓跑了这种迷人的感觉。突然，一道强烈的聚光“刷”地射向边幕，与此同时，一个身材高大、步态矫健的男子一步跃上台来。你的心蓦地一抖：开始了，就要开始了！一股灼热如电流滑过了你的全身。

是的，开始了。音乐开始由低渐高的轰响，并汇入低沉的伴唱声。矫健挺拔的男子也开始了他急切而又茫然的寻找。你坐在看池里，看着他时而四下呼唤，时而大步跨越，时而急速旋转，你觉得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你觉得你正在和他一起用劲甚至比他用劲更大。终于，你和他同时发现，一个小小的红点儿陡地出现在天幕上。你的眼睛一亮，紧接着看到那个勇敢热情的男子已经举起巨大的臂膀，欢呼着扑上前去。在男子旋风般地狂追追赶中，红点儿越来越大越来越远，变成一团红亮的

火球。最后，当男子全身跃起拥抱这团火球的时候，整个舞台刹那间一片光明，男子不见了，只有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高悬在天幕上。

你慢慢低下了头。这是一个独舞，是根据神话传说《夸父逐日》改编而成的。传说中的夸父似乎是一个盲目傻气的人，他对太阳毫无目的地追逐并最终渴死途中。但我的夸父不再是这样了，他是在太阳深恶人世间日益增长的自私贪婪奸诈仇恨而终于远离人类的情势下，勇敢地站出来，去呼唤追赶太阳，并在把太阳寻找回来的同时与太阳溶为一体的。我的夸父是一个寻求光明的英雄，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一定要把这个意思给演员讲清楚。一定要他注意，在这个舞蹈中，不需要轻飘飘的帅劲，而是要扎扎实实的力度。你欠欠屁股，抬起头注视着舞台想……

“叮铃……”一串尖利刺耳的闹铃声突然响起，周倜一下从梦中惊醒过来。他猛一翻身，把床头上的闹钟抓在手里，然后一边往胸膛下面捂一边急速地抚摸着止住闹铃。

谢天谢地！周倜侧转身看到帅克仍旧在轻轻打着小呼噜，长出一口气。每天都这样，他想。每天早上都得为了这该死的铃声担惊受怕，就怕惊扰了帅克的好梦。不过帅克也太那个了，周倜想起帅克这几天对他的态度，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同窗四年的同学，你留校，我回了团，现在我走投无路在你这里寄住几天，而且还有许老师的面子，你总不该一点情谊都不讲。周倜叹口气，又瞥一眼帅克，随后又想起了那件事。

真想再他妈的迷糊一会儿。周倜伸手扯过搭在被子上的毛衣，天这么要命的冷，要能再躺上十分钟就知足了。可是不行

啊，他哆嗦着两条胳膊往毛衣袖子里边插。平时是为了练早功，怕晚起十分钟就少踢五百腿。今天是为了去见那位女舞蹈家，听说那个老娘们也是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练早功呢。妈的！他低声骂道。跳舞跳舞，一辈子受苦。反正你只要干上了舞蹈这一行，就一年四季甭想再睡个黎明觉回笼觉。当然你想混日子也行，像自己团里的高玉生他们那样。或者走歪门邪道也行，像帅克这样。他从毛衣领口里伸出头，又瞥了帅克一眼。那小子仍旧在此伏彼起地打呼噜。可是你不是非要干出点名堂来不行吗？谁让你逞能非要把自己那组舞蹈推上舞台去不可呢？

想到这里，周偶觉得他的心情又一下沉重起来。他又想起了刚才那个梦。梦中的舞蹈便是他的组舞《中国神话》中的一部分。《中国神话》是他在舞校编导系上学时的毕业作品。在这组舞蹈里，他试图通过《夸父逐日》《大禹治水》《鲧盗息壤》《精卫填海》等故事在舞台上的再现，来暗示一个民族精神追求的方向，使人们从中吸取某些现在社会上越来越缺乏的精神气质。自从这个构思萌发尤其是形成舞蹈之后，周偶就再没睡过一个好觉。几乎每天夜里他都要梦见自己的舞蹈搬上了舞台，醒来后总免不了要有好大一会儿的怅惘。

但愿不会永远都是梦。周偶低着头一下一下拽过毛裤。但愿总有实现的一天。几年来，我辛辛苦苦早起晚睡都是为了这一天，我已经把我的整个人都交给这台舞蹈了，我把这一辈子都押在这台舞蹈上了。一旦失败了，我真不知道我该干什么去。周偶愣愣地盯着毛裤，好半天想不起往里伸腿。

看来眼下只好指望林荫这头了。他又想起那位女舞蹈家的事。不过我可真没想到我会沦落到这个地步，要去给一个老娘

们当配角。当初离团来找许老师的时候没想到会这样，昨天上午许老师把你叫去见她的时候，也没想到会走到这个地步上。许老师当时只是说省歌舞剧院有位舞蹈家想看看你创作的舞蹈，你就傻呵呵地跟着去了练功厅，给人家表演了一番。当时你只觉得舞蹈家挺面熟，没想起是谁。直到昨晚上许老师说，你才记起她就是林荫。

这位林荫二十岁以前就跳过几个很出色的舞蹈和舞剧。不过我可没赶上看她那时候的演出，那时候我还小呢。我看的是她“文革”以后的演出。记得我刚考进我们那个市歌舞团，是学员队队长特意带我们到省城来观摩学习的。尽管她胖得很，演技也一般，可我们和观众一个劲地为她鼓掌。因为大家都知道，她受了整整十年的苦，如今还能上舞台，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可是往后再看她的演出就不行了。观众经常说些挺难听的话，我心里也觉得腻味得慌。她实在太不像个舞蹈演员了。

不过这次她倒比以前瘦多了，也显得年轻了，怪不得我总觉得面熟没认出是谁呢。看来她减肥减得不错，周侗暗暗地想。不知她吃了多少苦，我可懂得舞蹈演员减肥是怎么回事儿，那是饿肚子加拼命的玩艺儿。有的女演员从干上这一行就再没敢吃过肥肉奶糖和薯类。就这样还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演喜儿比黄世仁他妈还胖。稍微增加一点体重，就赶快套上一层又一层的厚衣服，然后跳啊跳啊跳得大汗淋漓苦泪盈眶跳虚脱了也不在乎只要瘦下来就行。可林荫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偏要受这份罪干吗呢？还非要搞什么个人舞蹈晚会不可，真是叫人恶心。周侗心里又腾起一阵反感。

昨天晚上许老师刚说出林荫希望周侗能做她的男舞伴的事儿，周侗就连连摇头一个劲地说“不”。不！我不想去，许老

师。我只要听说舞蹈家搞什么个人舞蹈晚会，我就觉得恶心。我就想起我们团那个独占编导位置压制别人打击异己的团长。真的许老师我是真的不愿去。别看林荫挑选了好多男演员都不满意唯独赏识我，我也不愿去。我还是搞我的编导吧，我可打算去给那些老女人们当配角。周偶那一会嘟嘟噜噜不知说了多少个“不”字，直到许老师发了脾气，他才住嘴。

你以为你听了几堂编导课，看了几本编导书，就能把你的舞蹈搬上台去了？许老师一下站起身指着周偶的鼻子说。诺维尔够有才华了吧？许老师哗啦啦翻着桌子上那本若望·乔治·诺维尔的《舞蹈和舞剧书信集》。可他的舞蹈主张最终也没能全部实现，他渴望了一辈子的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大师的头衔一辈子也没能得到。为什么？许老师两眼直瞪着周偶，鼻孔里呼呼地冒粗气。

因为有人妒忌和打击他，许老师。因为没有人帮助他把他的舞蹈搬上台去。周偶一边回答一边赶快给许老师倒上一杯水。他是第一次见这个老头发火。

就是了，许老师看看那杯水，然后一屁股又坐回床上，声音柔和了一些。有些话我不好跟你直说。你还年轻，你还没有真正踏入社会。我只是想告诉你，林荫在舞蹈界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人正派、舞蹈功底又厚，跟她合作，你会受益不浅的。当然，我希望你跟她合作的主要目的还不在这里，说老实话，我希望你找到机会把你自己的舞蹈推上台。你知道，一旦出了名，事情就好办多了，什么事情都这样。许老师端起杯子，叹了一口气。你有才华，从你的《中国神话》里我一眼就看出了这一点，你是个正经干编导的料。你跟有些学生不一样，别看他们一个个狂得不得了，却很可能一辈子都弄不出像样的舞蹈。你

和他们不同，所以我才愿意帮助你，并且几乎是教唆你利用人家林荫。其实，林荫对我很尊敬，要让她知道了我的那个意思，非气坏了她不可。可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我偏偏就觉得你是个人才呢？谁让我这么年纪了一点本事也没有连对自己最喜欢的学生都帮不上一点忙呢？许老师越说越激动，端起杯子猛喝一口水，紧接着呛得咳嗽了起来。

我明白您的心情，许老师。我知道您全是为了我好。周侗此刻回想着许老师昨晚上的话，心里还一阵阵感动。您也不顺啊，许老师。我听别的老师讲过您的遭遇。五十年代您曾是非常出色的舞蹈编导和舞蹈理论家，就因为性格耿直不愿改变自己对艺术的见解，便被打成了右派。现在处境好了，您把自己的舞蹈主张付诸实践创作了一个大型舞剧，可是没有一个剧团愿意接受它。都是张口就要成千上万的资助才答应排演。所以我说您也不顺啊，许老师。您自己的事情都没有着落，倒来帮我想办法找门路您可真是个好老头，许老师。

周侗是一年前从这所舞蹈学校毕业回团的。在校的时候。许老师就很器重他，他的毕业作品《中国神话》尤其受到许老师的高度赞扬，即便他回团后这一年多时间里，许老师也多次去信询问这组舞蹈的命运。就因为这样，周侗才在意识到团里永远也不会排演这组舞蹈而且他本人再也无法忍受团里的一些低俗现象的时候，又一跺脚回到学校寻求许老师的帮助和支持来了。

帅克突然在梦里“咯咯”笑出声来，把周侗吓了一跳。周侗看看手表——五点三十分，急忙跳下床，很快地洗漱完毕，然后把练功鞋装进一个旧书包里，轻轻带上门向楼梯口走去。许老师好老头您不要生气不要发火您放心不管我多么不情愿我也